



杜注水中鹽卷之二

古董楊德周齊莊甫

同社周昌晉晉然甫

門人徐之垣維翰甫

訂

投贈哥舒開府翰

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二語頌贊有體吳張昭曰人主能駕馭英雄○略地兩隅空謂突厥與吐蕃也○胡人每起兵則傳箭故曰青海無傳箭○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水出金城曰湟蓋黃河之西一名都樂水吐蕃本西羗



屬散處河湟江泯間以翰兼河西節度使收復之也○軒
墀曾寵鶴此語深媿士大夫焦氏筆乘曰衛懿公好鶴鶴
有乘軒軒指軒車之軒也子美軒墀曾寵鶴則誤以爲墀
矣

錢受之曰按哥舒翰與安祿山思順並爲節度使祿山在
范陽思順與翰分控河隴故曰受命邊沙遠也翰素與二
人不協天寶十一載並來朝玄宗使高力士於城東崔駙
馬池亭讌會賜熟洛河以和解之故曰歸來御席同也寵
鶴非熊卽御席之人分別言之言祿山思順軒墀之鶴耳
豈如翰爲畋獵之非熊乎以衛懿公託諷玄宗譏其暱於
私倖不能屏祿山思順而專任翰也

按唐書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初亦知名有功
新城青海間素與安祿山不協上每和解之當其來朝上
使內侍高力士及中貴人於京城東駙馬崔惠童池亭晏
會祿山忽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
胡與公族類同何不相親乎翰應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
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盡心祿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罵
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應之高力士目翰翰遂止潼關

之役或勸翰曰祿山阻兵以誅楊國忠爲名公若留兵三萬守關悉以精銳迴誅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翰亦奏賊兵遠來利在速戰今王師自戰其地利在堅守不利輕出乞更觀事勢兩策俱爲楊國忠所阻倉皇出戰敗降受僞命竟爲祿山所殺後少陵詩曰慎勿學哥舒史臣曰醜哉舒翰不能死王死不足贖矣

陳後村曰投贈哥舒翰盛有稱許然潼關之詩直筆不少恕或疑與素論相反余謂翰未敗非子美所能逆知瑄雖敗猶爲名臣至於陳濤潼關之敗直筆不恕何相反之有

送高三十五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諸注俱胡盧按漢武帝欲討西域耿遂諫曰今崆峒小麥方熟陛下宜休王師○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鮑注曰非謂簿尉受杖杖有罪者爾退之謂栖栖法曹椽敲榜發姦偷此豈受杖者耶余謂不然子美之意正謂屬吏受官長之杖非謂杖有罪者官屬受杖其來久矣姑摭數端世說載太守劉淮杖主簿向雄後同在政府不交言武帝敕雄復修君臣之好北史庫狄連爲鄭州刺史開府參軍皆加捶撻魏收爲中外府主簿頻

被箠楚唐書邕州經畧使陳曇怒判官劉援杖之二十五而卒浙西觀察使韓臯封杖決安吉令孫解髻杖十下而死劉曇考所部官六品以上杖訖而奏杜牧之謂尹坐堂上階下拜兩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其詩又曰叅軍與縣尉塵土驚助勦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韓退之詩曰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舉此以驗杜語之意可見矣豈謂杖有罪者邪

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

韻語楊秋曰杜甫累不第天寶十三載明皇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竒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崔於二學士詩云云舊注陳希烈韋見素爲宰相而崔國輔於休烈者皆集賢院學士也故末句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可謂不忘於藻鑑之重者矣按唐史是歲陳希烈爲相至八月見素代之而甫集有上見素詩云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則甫之文乃爲見素所賞非希烈也

游何將軍山林十首

范叔子濂曰凡一題賦數詩者首尾布置起結有法每章

各有主意無繫複不倫之失爲佳如老杜游何將軍山林十首首章但叙來游何山之故而情景俱畧是一開法二章則以夏木起興而贊其品饌之美三章則以異花起興而惜其風雨之妬四章則以花竹起興而自狀愛此山林之情五章則以泉石起興而極言主人優賓之意六章則以飛瀑起興而羨土俗之淳樸七章則以棘樹起興而贊石林之秀竒八章飲將軍山林旣醉且狂而幽興無已九章喜將軍子弟多書能文而吟風弄月自二至七詳於景而畧於情自八至九詳於情而畧於景十章總叙已之眷戀山林而末語卽含重過之意是一闔法開闔有法真得一題賦數詩之格

未惜馬蹄遥杜預曰山家酒香雞肥不惜道長馬蹄遥遠可訪蓬華慰此拳拳耳

楊用修曰子美何將軍山莊詩薰風暖茗時今本作春風非此詩十首皆一時作其曰千章夏木清又曰紅綻雨肥梅皆是夏景可證○大材曰章見漢食貨志注

翻疑柂樓底晚飯越中行述注曰舟大則有柂樓越中山林清麗與北方迥異又當晚飯時迺熠輝映其景愈竒今

在風潭晏會恍若梳樓晚飯行遊越中也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戎王子月支花名今乃遍於中國此詩遊賞中諷喻良深

古詩十五學彈箏銀甲不曾卸故曰銀甲彈箏卸○阮孚爲常侍金貂換酒故曰金魚換酒來○鄭子真得酒隨所在藉芳草而飲故興移無灑掃隨意坐莓苔

走馬定昆池唐安樂公主請昆明池爲私沼不得乃自鑿定昆池言勝昆明也

王遵巖曰未首正須如此形容始見欲去而不去之意

醉時歌

王勉夫曰少陵簷花落三字原有所自丘遲詩曰共取落簷花何遜詩曰燕子戲還飛簷花落枕前少陵用此語爾李白詩簷花落酒中李暉亦有簷花炤月鶯對棲之語不但老杜也

焦氏筆乘曰儒術於我何有哉用崔祥語孔丘盜跖俱塵埃用阮兢語杜牧詩堯舜周孔皆爲灰南北史和士開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堯舜桀紂竟復何異○舊史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霖雨米貴令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

人公困於長安故亦在日耀之數

上韋左相

劉須溪曰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頌相業多矣未有如此軒豁快意者按此尚連上二句正鋪張帝王氣象何遽及相業○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魏志管輅字公明明易數天寶十五載有星犯昴見素言於肅宗曰昴者胡也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星今忌火當火位昴之昏乃其時也及祿山死日月皆不差故以管輅比之○前漢陳遵字孟公與人尺牘皆藏以爲榮

麗人行

明皇時貴妃擅寵三姊封韓虢秦三國夫人楊國忠與虢國隣居並轡入朝又夫人從車駕幸華清宮會國忠第唐時曲江遊晏惟上巳中和最盛麗人行諷也

長安水邊多麗人困學紀聞曰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公語本此

東坡詩中八姨真貴人走馬來看不動塵

楊用修曰松江陸三汀深語予杜詩麗人行古本珠壓腰

被穩稱身■有足下何所有紅蕖羅襪穿鎗銀二句今本無之淮南蔡衡仲昂聞之曰非惟樂府鼓吹兼是周昉美人畫譜也近本已編入而錢受之謂徧考宋刻舊本並無此二句更俟博識者定之

山海經注青鳥吐爲西王母取食者

慎勿近前丞相嗔許彥周曰麗人行有云賜名大國號與秦其卒曰慎勿近前丞相嗔號國秦國何與國忠事而近前卽嗔耶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深知之○劉須溪曰炙手可熱勢絕倫慎勿近前丞相嗔此兩語結上明後來鞍馬丞相所寵嬖者又過秦號也意極可思○王元美曰慎勿近前丞相嗔是樂府語

重過何氏

何大復曰問訊東橋竹五字豈容易下得細思之當見其妙

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捎掠也關中謂落爲妥曲禮正義云妥下也此言鶯掠蝶故花落獺趁魚故溪喧也

天青皇子陂陂在萬年縣韋曲之西陂周七里十道志云起冢陂北原上故名

桐葉坐題詩黃藏好詩酒幽居得句家無紙卽摘桐葉題之

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鎗綠沉設色名猶今所謂沉水色及西瓜皮色也鄴中記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難色或紫紺色或鬱金色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管見遺南史梁武帝西園食綠沉瓜是綠沉明是畫工設色之名也宋周少隱詩話謂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鎗臥於苔爲綠所沉旣屬強解薛氏補遺以綠沉爲精鐵引隋文帝賜張奩綠沉之甲爲証趙德麟遂以綠沉爲竹引

陸龜蒙竹詩一架三百竿爲証俱誤○梁簡文詩驥馬綠沉弓夫鐵與竹豈可爲弓弦耶楊巨源詩吟詩曰羽扇校獵綠沉鎗正可與少陵句同觀○劉劭趙都賦其器則六弓四弩六弓綠沉黃間棠溪魚腸丁令角端○唐太宗出獵詩凋戈夏服箭羽騎綠沉弓○古樂府綠沉明月弦

漢陂行

漢陂者一曰陂魚美故名一曰陂水美故名劉士龍遊記曰山谷之水並胡公白沙諸泉合而北注漢陂受之自陂頭南至曲抱村可數里許高岸環堤一泓蕩漾層巒疊嶂

影落於數百頃之波濤搖綠橫青竒難名狀半陂已南純
浸山此實際語也

謝世修曰首言岑參兄弟好竒携我遠爲漢陂之遊天地
初雖精明倏忽變作黯慘之色波濤漫汗巨魚吐吞惡風
波浪憂思交集舟已入陂嗟惋無及此事可哀也旣而風
恬浪息主人命張錦帆舟子喜無氛埃花鳥俱幽歌樂並
作陂水之清宛在渤澥之中無極終南如歸陂水之下陂
半浸山光影浮動船舷暝憂之聲可聞雲際之寺水面月
出之時可見藍田之關驪龍吐珠河伯擊鼓湘妃漢女如

皆出遊而歌舞金支翠旗光或有而或無此四者皆非真
有托興寓情見其竒怪炤應起句好竒之語此可樂也雷
雨咫尺又愁將至神靈蒼茫似不可曉此又可哀焉末嘆
人生易老哀樂相半須及時行樂無徒戚戚於外物也
芰葉荷花淨如拭拭訓淨雜記雍人拭羊注拭淨也○半
陂以南純浸山此句以紫閣峯陰入漢陂互看自明紫閣
終南山之前峯也○船舷暝憂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
趙云雲際山名在鄠縣東南有大定寺藍田關在藍田縣
東南

漢陂西南臺

何大復曰苦刻而亦秀俊岑嘉州之體相類
漢陂西南臺詩有云日晏崑崙丘郝注曰此塔高宗爲文
德后建鍾伯敬曰蕪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天水相與永
之妙非去字生不出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

呂東萊云凡詩人於姓張者得曰張公子通家世契也○
唐時道路兩傍皆植樹木今自長安入蜀道出於秦故曰
秦樹直蜀山尖言道遠而山高也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携妓納涼

丈八溝在長安天寶年韋堅所通溝渠入苑濶八尺深一
丈故曰丈八溝渠成上御安福門觀之
荷淨納涼時簡文帝晚景納涼詩荷淨月應來○佳人雪
藕絲蒼舒曰家語黍以雪桃注雪杖也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虬字深原永嘉人也永嘉有孤嶼山下臨永寧江故有孤
嶼亭何在天涯水氣中之句○謝靈運爲永嘉守好遊山
水其地有謝公岩故有遊山憶謝公之句

愁雨嘆

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邵平魯云白頭書生
焉敢輕議朝政也○陳江搃重九日見菊花採而視之久
謂席上賓客曰元亮若見必不使混於猶草中至醉又語
客曰三嗅三憶古人使人三泣衆客慘然又王羲之當晉
亂終日撚花鬢嗅香羶感無言蓋憂晉之亂也○東坡志
林杞人馬正卿作大學正清若有氣節學生旣不喜博士
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愁雨歎一篇壁上初無
意也而正卿卽日辭歸不復至今白首寒餓守節如故
濁涇清渭何當分詩涇以渭濁注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不
復辨何當分言久雨昏霾不能辨牛馬分涇渭也○禾頭
生耳黍穗黑朝野僉載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城中斗米換
衾稠玄宗使民如此回視貞觀斗米三錢何如哉斗與斗
同○泥汚后土何時乾宋玉九辨皇天淫溢而秋霖今后
土何時兮得乾

何大復曰三首有樂府之意悲咽感慨語短意長真可諷
也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

獻納司存雨露邊攷唐顯慶中於中書省後置起居舍人
與門下省起居郎分掌左右龍朔改爲左右史每皇帝御
殿對立於殿有命則臨陞府聽退而書之以爲起居注又
按唐中書舍掌侍從獻替制敕册命敷奏文表監起居注
則起居舍人隸中書正司獻納者也○武后初置匭以受
四方之書設理使玄宗改爲獻納○舍人退食收封事漢
儀密奏皂囊封版故曰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唐儀便
殿奏事有宮女開函○曉漏追趨青瑣闥青瑣以青畫戶
邊鏤中爲運瑣文天子制也○是時公欲勸封西嶽賦也
故有河東賦之句

承沈八丈東美徐膳部員外

王仲宣流落荆南多名士日問詩律故杜詩云詩律羣
公問○儒門舊史長沈旣濟有良史村爲史館修撰東美
美其胄也○公祖審言常爲膳部郎中故有默慘傷之句

崔駙馬山亭晏集

攷玄宗二十九女晉國公主下嫁崔惠童咸宜公主下嫁
崔嵩此駙馬未詳何人
何大復曰泆流何處入亂石閉門高語與人別然終屬刻

意以入古風中可耳大不足律也客醉插金盃詩成得繡袍張其琛曰五代史孫忌言馮延巳爲相如金盃王盃而盛澲溺○得繡袍唐武后使方東軒宋之間賦詩詩先成者得錦袍

九日寄岑參

邵二泉曰此詩只思岑生舊注謂君爲奸邪所蔽之說恐非

洪駒父曰杜詩雨脚泥活活世俗乃改爲兩脚泥活活二字相去何啻千里活音括○性亦嗜醇酎漢制以正月旦

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一名醇酎○采采黃金花詩采采卷耳采采不一采也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庾信從蒲州守乞酒詩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謝枋得碧湖雜記曰賈思勰齊民要術酒門有桑落酒神麴酒其名不一又云桑欲落時造黍米酒可得永年造神麴酒春秋二時造者皆得過夏然桑落時作者乃勝於春天有造桑落酒麴法老杜或本諸此所謂桑落酒者恐未必然○天宇淨言氣宇清徹也宿霧

披衛瓘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而覩青天此言每登公堂卽披開宿霧也

示從孫濟

彥輔曰此詩譏風俗衰薄雖同姓不能無疑也

珊瑚鈎詩話曰權門多噂喏且欲尋諸孫解曰噂喏喏言不忠信貌所以言皆憎也且復尋諸孫則莫如我同姓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繁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殮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勾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解曰萱忘憂而已死竹可愛而不蕃則荒落甚矣水濁而不復清其源葵傷而不芘其根本則宗族乖離之况也此詩人因物而興○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亦不爲盤飧張昭見顧陸曰吾也來爲道義非因盤飧利口實也勿受外嫌猜鮑明遠詩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

淘米少汲水四語酷似樂府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

靈湫在驪山湯泉東

邵二泉曰濛鴻並上聲開元中幸不專在十月天寶中未

嘗不以十月幸故曰君來必十月○陰火煮玉泉海賦所謂陽水不冶陰火潜然是也蔡興宗曰拂天萬乘動觀百丈湫拂字從一作兼画馬詩有云翠華拂天來向東正文作沸非也○王命官屬休謂休沐以致祭也○曾祝沈豪牛魯重也祝史也穆天子傳天子至河宗奉璧曾祝佐之沈牛馬羊豕又天子賜文山之民豪牛豪馬注似犖牛也此言玄宗幸温泉至靈湫駐車祭龍鮫人獻綃以爲幣曾祝沉牛以爲牲也○鍾伯敬曰詩有以二句之妙收其全篇者亦須酌其妙處分兩輕重何如如移因風雨秋百祥奔盛明之類是也○坡陁今蝦蟇或云驪山有古碑載之如此詩作詩者未必無所指注詩者不必闡其所指勿穿鑿可也○文采珊瑚鈎珊瑚生海底枝柯明潤如紅玉相如見枚叔文如珊瑚之鈎是也

愚考宋程大昌温泉述温泉在驪山與帝都密邇宮殿包裹驪山一山而繚牆周遍其外觀風樓下又有夾城可通禁中少陵所云宮殿居上頭也至君來必十月則不可專執故常觀風殿有複道潜通大明則微行間出亦不必正在十月唐志記荔枝香曲所起曰貴妃生日燕長生殿南

方適進荔枝因以荔枝香爲曲則荔枝熟時亦自可幸驪山也程大昌所云不可執守故常以此宋儒云有溫泉而無寒火此却云陰火煮玉泉有陰火乃有溫泉也識在宋儒上矣唐陳鴻記曰瓮以文蟲密在中央有玉蓮捧湯泉噴以成池又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爲魚龍鳧雁仍以石梁及石蓮花以獻上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雁皆若奮麟舉翼狀欲飛動倒懸瑤池影屈注滄江流彷彿似之鴻記又云爲銀樓谷船及白香木船致於其中至於檝棹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琴瑟及沉香爲山以狀瀛洲方丈真所謂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泱浮哉末云浩歌淶中曲異哉天子之貴不能與匹夫爭榮而詞人墨客之隻詞有時爲山川之九錫也誦靈湫作不啻聞淶水矣

橋陵因呈縣內諸官

唐睿宗陵在奉先縣之西北豐山號橋陵此本同州之蒲城縣建陵後改爲奉先

先帝昔晏駕漢書宮車晏駕注天子初崩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公詩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空梁簇畫戟陰井敲銅餅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扃寫陵寢氣象肅穆

棲海九日監 卷之二
凄惻不減昭陵諸詩○邵二泉曰卽事壯重險沈休文詩
卽事旣多矣謂橋陵之景物也○邵略羅峻屏用孫綽語
○知曙見星勤恪而虔於從事也○赤縣立中國名赤縣
謂橋陵在奉先縣開元十七年改奉先爲赤縣王劉裴李
鄭啖皆赤縣官姓也○擺俗累乘滄溟蘇勛云何時擺脫
俗累乘一葉泛滄溟之浩蕩偃仰視八極挹瓊漿丹砂吾
志足矣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竒自見十洲記鳳麟洲在西
海中央其上多麟鳳仙家煮鳳喙麟角合煎作膠名續弦
膠一名連金泥○王遵巖曰古豪杰之士須過事方見譬
之麟角鳳觜須煎膠續絃乃見其美王生以此視工部故
曰嘗有之注非也○喚婦出房親自饌詩織織女手可以
縫裳古詩娥娥紅彩粧織織出素手此言田家庖婢或其
內子如老杜所云喚婦出房親自饌也○老馬爲駒總不
虛詩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公自比年雖衰而志猶健也

沙苑行

水經曰洛水東經沙阜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俗名沙

苑西魏大統三年宇文泰與高歡戰大破之其時秦兵少
隱伏沙草中以奇取勝後於兵立之處建忠武寺合騎種
柳各一株數及七千至今沙苑多柳樹仍以其地宜六畜
置沙苑監豢養隴右牛羊以供尚方之用故沙苑行有云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繚以周墻百餘里苑中驟牡三
千疋豐草青青寒不死又明皇射箭中鶴處

謝世修曰首言置沙苑於馮翊繚之周墻於此牧養所獻
渥洼之龍媒其中牡高七尺者有三千則壯者之多可知
且此地雖冬寒而青草不死馬食之皆豪健而西域所無
每歲攻駒則冠於邊鄙次言有虎臣掌牧養之政天厩之
馬如雲之屯獨驕驕一馬春秋二時足以當御故伏櫪之
內在垆之外雖至盈億空大存耳惟此逸群絕足信乎殊
傑侖儻權奇難以具論次又言苑中瑤阜可以藏馬之奔
突坡陀可以縱馬之超越角壯則追逐麋鹿之遊浮深則
簸蕩鼉鼉之窟末言其浮深之時有丹尾金鱗之巨魚同
爲精氣之異物出於深淵之中雖未成龍亦已有神此以
能變化神物形容其爲龍馬也舊注比喻殊謬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

天寶十四載春哥舒翰入朝道遇風疾留京師勒蔡希魯先歸隴右時翰爲隴右節度使希魯在其幕下爲都尉都尉掌領五校之屬以備宿衛以從師役

歐公詩話云陳舍人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送蔡都尉詩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後得一善本乃是過字陳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雲幕漢成帝織雲幕於甘泉宮以賜將師開府將師行無定居故用帛爲幕曰幕府赴上都寶應元年建卯月以京兆府爲上都時蔡都尉隨翰入朝也咫尺雪山路歸飛西海隅謂希魯先勒還隴右也

贈田九判官梁丘

按史天寶十二載秋哥舒翰以隴右節度使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河西九曲部落是時翰遣田梁丘奏捷

宛馬總肥春苜蓿二句天寶沿邊置十節度使各鎮兵四十九萬餘匹是時天下富庶無如隴右以翰比去病也嫖姚之姚原音鷓獨公作平聲用此或有據霍嫖姚對春

首猶尤奇○魏阮瑀陳留人爲曹操記室漢田鳳爲郎入
奏事靈帝目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文天瑞曰左
思白首不見招杜云京兆田郎蚤見招本此

陪李金吾花下飲

李嗣業也

勝地初相引世說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着勝地○隨意
數花鬚王逸少居山陰曰凭欄默數花鬚人莫識其意劉
淵林三賦注云藥香或謂之華或謂之實一曰花鬚頭點
也隨意數花鬚黃鬚炤萬花諸家注亦無及此者○香醪
懶再沾張超曰香醪遽盡吾懶再沾爾輩與吾去取

醉歌行

此送從姪杜勤落第歸而有是作總角草書又速草書以
遲爲工所謂匆匆不及草書也以速爲神所謂一筆變化
書也○樹攪離思花冥冥焦光仲遜同遊見春和景妍謂
曰何冥冥花樹亂人離思也又用陳克子高詩花片攪春
心○乃知貧賤別更苦衛宏失意送弟遷嶺外氣塞臆而
幾不能言久之曰貧賤中離別更苦

戲簡鄭廣文

度兼呈蘇司業

源明

吳隱之爲度支爲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氈唐史稱鄭

度在官貧約乃引子美贈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種
則知公之詩真史矣○山谷曰廣文到官舍置馬堂階下
舊本繫馬堂階下繫馬乃合詩人之語時時乞酒錢乞與
也度免官貧窶惟蘇源明重其才時時給餉之公詩得錢
卽相覓沽酒不復疑正此

夏日李公見訪

李公指李炎宗室蔡王房之子○墻頭過濁醪陶侃家貧
友人見過其隣人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車何不延論當世
大事密於墻頭度以濁酒隻鷄遂成終日之樂

水花晚色靜古今注蓮花亦名水花

與鄆縣源大小府晏漢陂得寒字

金錢罄一飯隋煬帝宮娃遊揚州見菱芡曰罄錢一食
飯抄雲子白攷漢武內傳王母曰太上之藥乃有風實雲
子趙曰指言菰米飯也又葛洪丹經用雲子碎雲母也今
蜀中有碎礫狀如米粒團白雲子石也未知孰是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

奉先今之陝西乾州時公妻不在奉先按是年祿山反書
未到公作此詩至十一月祿山反

王遵巖曰此篇無限轉折語亦多奇妙

東坡志林子美白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注令如牛毛此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鍾伯敬云四語衣帛之人當書諸紳棄此物三字尤使人慙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山谷曰此用孫子新書楚莊攻宋厨有臭肉尊有餘酒而三軍有饑色舊引孟子殊非鍾伯敬曰凌晨過驪山至此極道驕奢暴殄隱憂言外似皆說秦其實句句是時事所謂借秦爲喻也○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鍾云似欲忘饑渴歸後情也庶往共饑渴歸前情也歡悲不同各有其妙同一苦境○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鍾云五字非暴貧不知非慣貧不知未字原本作禾字昌黎謂年登而妻啼饑實此意也

王遵巖曰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其忠如此入門聞號吽幼子饑已卒其慈如此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其厚如此置之三百篇中亦無愧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何大復曰詠馬詠畫皆化出唐人一種工麗之體而獨高古蓋其用心在於自成而不欲隨場作劇也○用修曰此詩絕妙可泣鬼神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起語驚人

謝世修曰一篇之中微則竹樹花草變則烟霧風雨仙境則滄洲玄圃邑則赤縣蒲城山則天姥水則瀟湘人則漁翁釋子物則猿獠舟船妙則鬼神怪則湘靈無不備足前言其畫之精妙雖當時善畫者如祁岳鄭虔楊契丹皆所不及後言其兩兒繼之亦各有所長末遂自言如昔之何

胤樂會稽山水靈異隱居若耶溪雲門寺便當青鞋布襪從此始矣何爲在此泥滓之中乎此倒句格也○楊契丹楊素書流傳於契丹故名楊契丹○愛畫入骨髓徐邈云吾見王貴画入骨髓○青鞋布襪從此始用謝玄暉語

天育驃騎歌

天育廐名

今之畫圖無乃是齊景公好馬命善畫者圖之訪似者三十年不得人曰今之畫圖無乃是穆天子之八駿乎○漢天馬曲尾蕭梢兮朔風起賈誼賦驥垂兩耳相馬經馬眼欲紫焰光延年賦雙瞳夾鏡名臣贊天骨踈朗馬有龍性負

天骨合能變化殆非常馬之比○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匹大奴卽王毛仲也毛仲領內外厩毛仲父高麗人坐事沒馬官奴故毛仲亦謂之大奴蔡君傳詮杜集以字爲守

總馬行

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驥礮礮連錢動西京賦隅目高眶謂目有角也西都賦琳珉青熒赭白馬賦雙瞳夾鏡東坡志林秦州進一馬驥如牛領下垂毛生肉端蕃人云此肉驥馬也連錢謂馬文點綴如錢也一說連錢鍔所作如今馬鈴之類○王彥輔曰顏年赭白馬賦曰旦刷幽燕晝秣荆楚子美總馬行曰晝洗須騰涇渭深夕移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曰鷄鳴刷燕暮秣越皆用顏賦也

官定後戲贈

此詩天寶十五載公自奉先避地鄜州作

天寶十三年公進三大禮賦帝竒之使待制集賢院令宰相陳希烈試文章爲希烈所忌試後止送有司參列選序擢河西尉不拜改授右衛率府參軍

狂歌託聖朝先碧川先生曰崔獬狂歌痛飲託聖明之至化○率府且逍遙謂州縣有趨走之勞不若率府閑曹得

以自肆○先太宰曰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颺謂須微祿故無復歸山之興惟有臨風回首而已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王伯厚曰楊瑄謚文正北部郎中蘇端持異議雨過蘇端豈卽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章有神交有道而端終爲憚人豈晚謬乎○上曰正月初一日也○急觴爲緩憂心擣謝靈運詩急觴盪幽默言急酒而緩酌者憂亂故也○汝與山東李白好楊用修曰山東當作東山白詩集序白嘗以聲伎自隨效謝安石自號東山○願吹野水添金杯阮籍與人野飲酒盡興未盡籍曰焉得東風吹野水添此壺使金盃不空耶○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衰陳歎曰古人白骨遍野而生莓苔人在生胡不飲耶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

公舅崔十九時尉白水縣天寶十五載夏公自

奉先來依舅氏而作

泉聲聞復息動靜隨所激郭伋曰君不見幽谷之聲而不自鳴人擊則有聲人之動靜亦隨所擊然後應之也王遵巖曰自相對十丈蛟以下至鐵馬雲霧積皆借眼前

之景以影當時之事○爲我炊雕胡菰米也宋玉賦
主人之女爲臣炊雕胡之飯○周禮魚宜菰注彫胡也內
則蝸醢而菰食注彫胡菰亦作菰

欵翻盤渦坼蜀江三峽水波圓折者名曰盤渦盤漩公后
有詩盤渦鷺浴底心性張蠙黃牛峽詩盤渦逆入嵌峯地
斷壁高分繚繞天○回流旋轉曰漩今有南沱二漩

邵國賢曰前云客從南縣來南縣奉先在白水之南縣也
後云前軒頽及炤巉絕華嶽赤同舟西與南至華州皆不
滿百里故華嶽見於前軒也

三川觀水漲

天寶十五載祿山陷京師公徒步避寇鄜州三川縣以華
池水黑源水洛水同會謂之三川是詩公自白水縣至華
源自華源又至鄜州也

楊用修曰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古今奇句下句尤難
從陸士衡川閱水以成川二句來○不有萬穴歸何以尊
四瀆爾雅江河淮濟是爲四瀆公詩作於離亂之中意在
衆所歸往以尊王也○交洛赴洪河入關豈信宿交洛謂
二水交會於洛水之中卽所謂三川也寰宇記鄜州洛交

水在縣南及關卽潼關也

贈高式顏

高式顏按高適集式顏乃適之族姪也公少與高適李白嘗入酒壚論文酣詠故曰自失論文友塞知賣酒壚世說晉王戎過黃入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壚自嵇阮云亡來便爲時所羈繼今視此雖遙邈若山河

彭衙行

史記秦文公分清水爲白水縣柳谷水亦名彭衙水南流至白水縣南東北注洛水○寰宇記云彭衙故城在縣東北六十里左傳文二年秦晉戰於彭衙是也注䟽馮翊郡陽縣西北有彭衙城後漢安帝以上郡避羗寇寄理於此天寶十五年公陷於安祿山至德二年夏公自賊逃歸白水山彭衙城正在白水縣也○少留同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層雲同家窪卽同州同谷窪清水之溪蘆子關在陝西延安府安塞縣鄜州在白水縣北而延安又鄜州西北蘆子關又在延安北時公欲往而孫宰留之也孫時爲三川宰○劉須溪曰彭衙行是痛定思痛非

紀行比也○王遵巖曰杜詩暗者極暗比物用意之類也
朴者極朴叙事之類也○鍾伯敬曰小心厚道一味感恩
忘却自家身分乃知自處高人才士見人愛敬以爲當然
而直受者妄淺人也

得舍弟消息

文天瑞曰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存字佳猶言妻孥怪
我在也

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何敬叔曰生理荒涼家風陵替
重見故人夫何顏面且歲時言憂方開端且隨分自度歲
月也

哀王孫

何大復曰詞體化出樂府而意義則雅頌之奧也如何贅
得

安祿山驚潼關玄宗倉卒西幸夜半出延秋門都嗣王及
公主在外者皆不及從其後多爲祿山所屠鮮有脫者哀
王孫從漂母哀王孫而進食來

楊用修曰長安城頭白頭烏夜上延秋門上呼三國典畧
曰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計集於門樓

童謡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工部此詩蓋用其事以候景比祿山也而千家注不知引此

金鞭斷折九馬死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浮雲二赤電三絕羣四逸驃五紫燕六駮耳七驄龍八紫麟九絕塵也○龍種自與嘗人殊隋文帝子勇勇子儼雲昭訓所生昭訓乃雲定興女文帝喜曰皇太孫何謂生不得其地定興奏曰大王龍種所以因雲而生謂唐朝子孫逃在外者自與常人不同也○東來橐駝滿舊都謂賊自東都進也安祿山陷南京以馳運兩京御府珍寶於范陽不知

紀極○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指哥舒翰領朔方兵守潼關也翰昔禦吐蕃稱精兵而今爲賊所敗故云何愚也○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務面請雪恥南單于卽回紇也回紇以花門白號務面謂披其面度示誠悃也時回紇舉兵助順故云○豺狼在邑龍在野豺狼在邑比盜賊縱橫龍在野比王孫流落草野五陵舊注引漢五陵非也此蓋謂獻陵昭陵乾陵定陵橋陵耳五陵佳氣無時無言其中後日必有應氣而出以成興復之功者也詩言王孫者四曰可憐曰善保曰且爲曰哀哉言慎勿者

二曰勿出口曰勿踈其曰不敢曰竊聞皆忠愛惻怛之詞
忠義之士讀之能不墮淚

月夜

焦弱侯曰不言我憶內而托於內憶我悲涼宛篤鬱有情
味未合兩人以結之

公以家避難鄜州秋八月挺身赴朝廷獨轉陷賊中閨中
指其家也時公在賊中而懷鄜州也○今夜鄜州月閨中
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想出未解憶較之遙想
家人相憶者倍增悽惻○黃曄曰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背
寒二句盡出閨人月下納涼風態此等句正所謂有聲之
畫畫工不能貌也○何時倚虛幌雙炤淚痕乾江文通擬
王微詩練樂歸虛幌鍾伯敬曰淚痕乾苦境也但以雙炤
爲望卽庶往共饑渴意

遣興

驥子公次子宗武小字也○鹿門攜不遠鴈足繫難期言
旣不能如龐公攜家而隱又不得如蘇武絕塵而歸也○
此詩落魄怨極能自道者

曲江三章

曲江亭漢武所造當時祿山之亂焚燹殆盡故公過之不勝傷感而作正禾黍離離之意○首章自嘆垂老不得其時獨立無與次章自言甘守貧賤不羨人之富貴而止弟姪之傷三章自言道與時違守分居山以終殘年

張表臣曰曲江三章云卽事非今亦非古予曰在今古間長歌激越梢林莽予曰振嚮林谷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予曰按先生進鵬賦表云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衆矣獨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夫衆豪華而已貧賤所能士賢能而不用國之恥也吾雖甘心若死灰然而弟姪之傷涕淚如雨何也蓋行成而名不彰友朋之罪也親戚不能致其力聞長歌之哀所以涕淚也

漢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出射虎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劉須溪云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虎終殘年雄豪放蕩語盡氣盡他人稱豪說霸更不足道

悲陳陶

雍勝錄云唐史肅宗在彭原召房瑄爲先鋒收兩京戰於

陳濤斜又李晟與懷光會於咸陽之陳濤斜今俱失其故處斜亦墓之類或曰山澤之稱陳陶斜亦名咸陽斜在長安城西北舊屬咸陽陳陶唐書作陳濤未知孰是

房琯傳十月庚子師次便橋辛丑一軍先遇賊於咸陽縣之陳陶斜接戰琯軍敗績同日死陳陶兵敗爲賊所傷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時琯臨敗猶欲持重以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思待明年莫倉卒○羣胡歸來至官軍至時朔方安西回紇大食諸胡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琯雖敗績而都人不願胡兵討賊望官軍至耳

悲青坂

房琯起軍太白山青坂去太白凡五里太白山在伊吾郡邵國賢曰前篇悲陳陶則辛丑之敗也此篇悲青坂則癸卯之敗也陳陶方敗一日而再戰我氣折而彼方銳自應復敗唐紀所謂癸卯又以南軍戰敗績南軍將陳希文也○黃頭奚兒日向西奚兒謂祿山所發同羅奚契丹室韋之衆○忍待明年莫倉卒謝世修曰此言賊衆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意謂房琯既失於前當謹於後

無人致書官軍收練士卒以養銳氣恐待明年出戰戰則必勝此語公可謂深於兵矣

對雪

戰哭多新鬼陳寵爲大守洛陽城每陰雨常有哭聲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問還言世亂時此地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寵盡收葬之自是哭聲遂絕○文天瑞曰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風皆真景雪雲暮低予之寧州過谷坂雪花自深谷中復回旋而土久不沾墜更悟杜詩

元日寄韋氏

至德二年公陷賊中作

漢鍾離漢時鍾離縣屬河南郡今爲直隸之臨淮縣○郎伯卽妹之夫也○舊國移祿山之亂京師奔竄也○火似紅言無火也

秦城依北斗焦弱侯曰三輔黃國長安故城城南爲南斗形城北爲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皆用此而秦中詩春城依北斗郢樹發南枝春無義且不可對郢當是秦城耳○依一作迴朝正使正字本去聲秦始皇名政故以正月之正爲平聲元旦天下必遣使來朝今不見者寇

梗故也淚痕滿面以此

春望

温公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畱言不可久也古人爲詩貴於
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
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
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
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家書抵萬金先太宰曰王
筠在沙場得家書抵得萬金○髮本白今更短亦感恨所
致總見傷時之意

不勝簪鮑昭行路難白頭零落不勝簪

憶幼子

澗水柴門指言鄜州寄家之地渠指驥子也春愁思睡灸
背睛軒戚然可憫矣

一百五日夜對月

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蓋在清明時二日也

哀江頭

曲江在秦時爲宜春苑漢時爲樂遊苑唐玄宗開元中鑿

池引水環植花木爲京師勝賞之地後爲祿山焚劫千門
荒涼故門空鎖也○温公曰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
宇安史亂後共地盡廢文宗覽子美詩云江頭宮殿鎖千
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因達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晏又詔
有司於兩岸建亭館焉

輦前才人帶弓箭晉宣帝出獵長春苑輦前才人皆帶畫
弓白羽箭玄宗亦然

一箭正墜雙飛翼黃山谷注一箭作一笑蓋用賈大夫妻
射雉事也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臯閒射雉歸來何以

得卿卿按左傳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臯如訓往也非地
名曰如臯坡誤用之耳古樂府張正見毛處約江總等雉
子班詩皆以如臯爲地名用之此誤非始於坡余得此詩
後檢諸家詩注見趙次公亦引其門一詩乃知暗合孫吳
又觀宋書明帝射雉無所得謂侍臣曰吾旦來如臯空行
可笑陳蕭有射雉詩今日如臯路能將巧笑回
此詩俱指貴妃之事去住彼此無消息或指去言明皇幸
蜀住言貴妃魂在馬嵬此殊不然李耆卿曰此詩妙在清
渭東流二句明皇在蜀肅宗在秦一去一住兩無消息父

子之際人所難言子美獨能言之非但細柳新蒲之感而已○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時史思明連結吐蕃入寇也欲往城南省家忘南而走北寫倉皇之際心曲錯亂如此

蘇子繇曰大雅緜九章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此最爲文之高致若杜哀江頭詩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遺法白樂天詩詞甚工拙於記事寸步不遺猶或失之矣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曾少岷云此詩甚妙所以寄李白也詩逢敵手自不容苟張南湖曰單復愚得在天寶十載攷當在天寶初說者以此詩送巢父辭永王璘之辟然未有南尋禹穴及李白之語考白居易稽在天寶初而璘辟巢父在至德二載相距後十餘載其非璘辟明甚又以李白嘗從永王獲罪故公高巢父之見而末因以諷白尤非也考三傳巢父不應璘辟在稱兵之後白從璘在開府之時及其起兵遂逃還彭澤矣且白在玄宗時直使力士脫靴目貴妃爲飛燕此豈從璘逆者况先後事亦甚明尚何疑哉

韻語陽秋曰■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子傷勸其
取金陵史稱薛璆李臺卿爲璘謀主而不及李白白傳止
言永王璘辟爲府僚璘起兵遂逃還彭澤審爾則白非深
於璘者及觀白集有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乃曰初從雲夢
開朱郎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我王樓艦輕秦漢却似天
皇欲度遼若非贊其逆謀則必無是語矣白旣夜流郎有
書懷詩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旄空名適自悞迫脇上
樓船從則五百金棄之如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
宋中丞薦白啟云遇水王東行脇行中道乃因白述懷意
以收拭其過爾孔巢父亦爲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
身潛遁繇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有夜郎之謫哉
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
霧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于谷峰曰玄宗至蜀以四子分總天下節鎮命肅宗爲天
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北河東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
洛陽以永王璘充山南嶺南黔中江南節度都使出鎮江
陵此時靈武之事未聞內禪之詔未發也諫議大夫高適
嘗諫其不可而不見聽玄宗之意以爲天下已失其半衆

建強藩以固根本卽有得失不爲他人所有耳然以生長
深宮不更人事一旦擁甲兵之盛據形勢之都謀臣策士
遂爲借箸而籌請其東據金陵保有江表而江淮之間又
成異域矣豈非明皇之失筴哉大抵永王之在江表猶肅
宗之在靈武肅宗正位儲宮大分已定永王旣聞新詔解
兵還朝可也而觀兵擅出敕召不從大逆明矣方其舟過
潯陽掠李白登舟白於此時或亦欲如李泌之在靈武乘
時邁會建立功業而不知所移舟轉事幾已不同矣順逆
興亡較如日月而幾微之辨豪傑之士有不能決者君子
於此不能不爲白惜也

詩卷長留天地間吳璿見劉楨詩曰學海深淵非璿敢量
將此卷長留天地間後知音者賞之
幾歲寄我空中書用史宗引小兒騰空覺脚下有波濤寄
書事乃蓬萊仙人也謂鴈足書者非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鍾伯敬曰大雲寺贊公房四詩有一片幽潤靈妙之氣浮
動筆舌間拂拂撩人此排律化境也舊編入古詩覺天趣
減矣

聞妙香維摩經云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其界皆以香作樓閣其國如來無文字說但以衆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菩薩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卽獲得藏三昧妙香有三種謂多聞香戒香施香此三香逆風順風無不聞之井華按本草井華水令人好顏色與諸水有異謂井中水平旦第一汲者○灑掃謂灑地以挹塵掃地以去塵也似無帚謂灑掃不盡塵根也○邵氏曰所所國多狗所與狎同又與唁同○天寶十五載七月賊將張通儒收錄衣冠汚以僞命不從者殺之時公晦迹幽隱而免

雨過蘇端

端時尚爲布衣來春始及第此是至德二年作至德二年大早春三月癸亥大雨至甲戌方止凡十有二日故旱得蘇也

一飯跡便掃邵平曰交態浮薄吾甘自養或有親知家得一飯卽掃迹不復再扣門矣五字許多嗟來嘖蹴之感俱在其中○鍾云杜老每受人一酒一肉不勝感恩不勝得意蓋有一肚憤懣卽太白所謂今日醉飽樂過於春也○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自恨妻子遠隔軍營情如棄置

至於迷失道路無可奈何而已

喜晴

至德二年三月甲戌雨止後作○此道誰疵瑕左傳不汝疵瑕○馬能學衆口吳芮曰吾焉能學衆兒女口嗜棗栗瓜果耶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禿節漢臣歸焦弱侯曰禿節今本作握節殊謬按後漢書張衡傳云蘇武以禿節效貞杜公正用此語後人誤改禿爲握耳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握却作禿○右丞詩節旄禿盡海西頭亦是一証

喜達行在所三首

肅宗卽位於靈武移軍鳳翔公脫賊西走謁帝行在拜左拾遺詩云西憶岐陽信岐陽鳳翔肅宗行在所也在賊之西題言喜達行在所而詩多追說脫身間關之情所謂痛定思痛逾於痛時也○先太宰曰無人遂却回言在賊中時思憶行在消息而一時逃難者皆不能返消息何繇通乎

霧樹行相引蓮峰望或開劉須溪曰菴村岐路之間望樹

而往並山曲折或見其背或見其面非身歷顛沛不知其
言之工蓮峰西嶽蓮花峰也又曰間道暫時人五字可傷
卽旦暮人耳暫時更警

司隸章初睹南陽氣也新先碧川先生曰言行在有中興
氣象漢書更始以光武行司隸校尉老吏見者輒垂涕曰
不圖今日復覩漢官威儀謝玄暉詩曰還覩司隸章又後
漢光武記云望氣者至南陽遙見春陵曰氣佳哉鬱鬱葱
葱此以光武比肅宗也○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東連武
功縣界武功縣屬西安府公云至鳳翔行在所則喜近京
兆漸可以還京師也○心蘇七校前前漢刑法志京師有
南北軍屯武帝內增七校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
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言七也

劉云只影靜心蘇字每日跋跋擾擾危不自保皆可想見
而此喜亦未易自言他人無此苦有此苦無此言又不知
前人已言爾○今朝漢社新數中興年此以光武中興美
肅宗也中興之中唐人多作仄聲讀

述懷

明皇幸蜀公走避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奔行在爲賊

所得至德元載亡走謁帝鳳翔受官拾遺按本傳公寄家
三川艱窶彌年懦弱有至餓死者

王遵巖曰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固善造語亦繇忠怛
有本性言不可以強爲也

譚友夏曰此比慕爵祿人何如鍾云草草中寫出忠孝反
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極一時憂傷之懷賴自能賦毫髮
不失後山云不敢問何如王曰清苦何極

得家書

邵國賢曰去以鄜州言來以鳳翔言遊客寄昔公遭亂往
遊於鄜爲客寄之人也附家書時在鳳翔得鄜所寄家書
他鄉指鄜州言且舊居言鄜僑寓若長安也○帳殿天子
行在以帳爲殿黃巢之屯八角帳幄皆象宮殿○北闕妖
氛滿謂安慶緒方熾長安未收復也○終荷鋤陶潛詩帶
月荷鋤歸公欲棄職歸老也

送張孫九待御赴武威判官

涼州漢武威郡唐屬隴右乃河西節度治所○至德二年
公爲拾遺時作○嚴程到須蚤漢嚴顏謂左校曰久不得
江右消息爾能嚴程勉力蚤到甚妙○族父領元戎公叔

杜鴻漸時爲河西節度使統轄武威○奪我同官良時公
爲拾遺長孫爲御史皆以諫議爲職故曰同官○罇前失
詩流房栢見嵇康歸山陰曰今日罇前失我詩流此言罇
前雖失詩流而塞上則得國寶如何正穹昊言當何計以
止天下之亂也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玄宗開元初天下富實自謂四方無事荒縱酒色武備皆
弛是不能以弧矢威天下也祿山之叛自此亂爭殆無寧
歲○天子從北來肅宗卽位於靈武也却跨沙漠喬謂跨

歷楚漢諸州至皆整兵從帝東討也○四極我得制東至
於秦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濮鈇北至祝栗謂之四極蓋四
方極遠國名也時肅宗以太子稱尊號雖云偏據一方而
四極之廣皆爲統制矣○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至德
元載十月上至彭原第五琦見上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
沂江漢而上至羊州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
從之此詩固是實錄○七曜行軍要知天時此美侍御能
知天文也手畫馬援於漢光武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
開示衆軍所從道路往來曲折昭然可曉美侍御能知地

本注水部 卷之二
理也○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帝唐太宗曰自以爲堯後
故國號曰唐更列帝漢承文帝之餘澤遭王莽之亂光武
因民心謳歌思漢遂建中興之業故有明章安順諸帝今
蕭宗必亦然也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亞字次公蕭宗在靈武上書論當時事擢校書郎時杜鴻
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安西當作河西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南風生養之風秋聲殺氣也時
祿山反河北二十四郡皆陷安得陰陽調和故南風作秋

聲也薄炎熾言當生養時及有肅殺氣也○兵法五十家
詳見漢藝文志○爾腹爲篋筥腹筥人知有邊韶不知有
郝琨張敞聽郝琨說書從容語左右曰萬卷書郝腹爲篋
筥收貯矣○崆峒地無軸清海天軒輊地有三千六百軸
無之則地不安也天軒輊言東方危而不安也前頓曰軒
後頓曰輊○大布衣肅宗自言儉於自奉也左傳衛文公
大布之衣○黃牛飲不饜蘆酒多還醉何燕泉曰陝西近
蕃地皆有黃羊大如數歲羝角甚長西地羊角皆豢曲黃
羊獨與江南同而生順後其肉肥美膏黃厚而不羶川中

人最多少注水盆中竅盆吸之水盡汁乾謂之鎖力麻酒
 又曰雜麻酒卽蘆酒之遺制宋人解未及此○用修曰蘆
 酒以蘆爲筒吸而飲之今之啞酒也又名鈎籐酒酒以火
 成不醅不芻兩缶西東以籐吸取而飲之○駕鼓車皆以
 漢文千里馬駕鼓車不知南史王融與宋弁等論騏驎駕
 鼓車也文帝止卻千里馬建武中以千里馬駕鼓車耳
 王遵巖曰雄心銳氣奮發飛騰而造語雕字之力妙出筆
 墨陶冶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安祿山大亂公與韋宙同陷賊後皆

通歸行在

子雖軀幹小陳安居隴城安死人謠曰隴城健兒有陳安
 軀幹雖小腹中寬○仇池山在陝西鞏昌府山下廣百頃
 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東西懸絕百仞一夫守道萬夫
 莫問山勢自然有樓櫓却敵之狀○豪猪一名帚猪長楊
 賦楹熊羆柁豪猪○鳥驚出死樹卽吳平斫桐事故公詩
 又曰百年死樹中琴瑟此言吹角以驚西極揚旗以駭蒼
 山鳥驚咸出死樹龍怒卽拔老湫自古無人之境合爲矛
 戟之場也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郭英
用修日卽顏真卿與之爭坐者

英又父知運嘗節度隴右部曲猶有存者故曰淒涼餘部
曲英又又節度其地故曰燁赫舊家聲○周秦觸駭鯨初
隸山之亂英又爲秦州都督隴右採訪使賊將高嵩擁兵
入汧隴英又勞之旣而伏兵發盡虜其衆此謂英又在周
秦之地曾觸駭隸山黨也○圭實三千士左傳秦伯送衛
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

王遵巖曰郭中丞必是當時名將可以殺賊乃以之防土
蕃故篇中屢屢出此惜之讀之數遍方覓其意之深義之
高而文之屬

邵二泉曰此詩言詔發山西之將秋屯隴右之兵雖曰淒
涼部曲實能烜赫家聲彼鷓鴣則乘時而去惟驕驕則顧
主獨鳴艱難須上策之獻斯容易前程之得今也斜日雖
當軒蓋而高風則捲旆旌松悲天水沙亂雪山和虜猶懷
恩惠防邊不敢震驚古者於異域惟鎮靜以示專征而已
今隸山犯順之時但見燕薊方奔封豕周秦咸觸駭鯨中
原慘黷餘寇縱橫繇是箭入昭陽笳吟細柳內人紅淚袖

濕王子白衣潛行妖星動於宸極殺氣布於園陵金枕晝
出總帳無存幸而天未滅唐毀廟而降雨不意賊勢猖獗
焚宮而烈火果恩朝落榆栢夜傾然天命中興三月而王
師逾整羣胡奔竄一掃而勢各就烹我公雖被瘡痍而猶
接戰大肆勇決而大功將成妙譽將遷元宰殊恩猶賜列
卿未知何時得回節鉞今且力掃欃槍圭竇尚有二千之
士雲梯可下七十餘城僕也恥非說客甘學書生通籍曾
忝徵班周行羨公獨坐繇是隨肩共趨漏刻短髮能寄簪
纓觀公之志直欲往依劉表惟疑如厭禰衡與公此別恐
淚含情可傷狐狸語於廢邑虎豹爭於空村民多塗炭公
豈忘情今馬元帥有新津之調前軍有舊京之厭願公安
邊以宣王威毋言功名在下可也

送楊六判官使番西

至德二載吐蕃遣使來請討賊且修好肅宗遣給事中南
巨州往報聘楊其輔行也

人生別離難季珏云人世萬事惟離別最難○葉石林云
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
起爲官獨不相對而意今日字當過令尹字傳寫之訛耳

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爲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儒衣山鳥怪桑生聞山鳥嘍戛嘆曰山鳥亦怪我儒衣歸也○雪重拂廬乾吐蕃聯毳帳以居號大小拂廬也王遵巖曰杜公長律固擅絕唐代然多以宏議隱語發其壯浪甚或齟齬其詞突兀其氣以見竒如此篇平順簡麗則間見矣

奉贈嚴八閣老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王伯厚曰舊史嚴武傳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門元曰黃門省故云黃閣少陵爲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曰官曹可接聯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傾曰二閣老不用封駁此唐人呼給事中爲閣老也近用爲宰輔事誤矣

邵國賢曰妙年言一時扈從中與之臣登兩省者惟武年三十一蓋武父挺之與公友善乃武之父執時又與武同省其入蜀依之蓋繇此也

句句好王獻之帖云早得新詩披詠句句皆好

稽別賈巖二閣老兩院補闕

二閣老賈至巖武也兩院補闕韋少遊裴薦也

攷垂拱二年公家寓鄜州彌年艱窶詔許公自往視故云須蹙往也○吹角歸途多警不知何時當太平也

晚行口號

長城在鄜州東南四十里秦蒙恬所築三川謂華池水黑源水洛水所會古三川郡取焉今爲三川驛公之家屬寓焉是時陷於賊境故云不可到市朝今日異江總亂後歸金陵嘆曰市朝人情異於曩日公引之以見經亂風物變也

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錢受之曰攷總年十八釋褐年少有名以侯景之亂崎嶇有年至會稽郡志曰梁江總以總在梁遇亂尚黑頭也劉須溪謂着一梁字見其自梁入陳又自陳入隋歸家尚少年也此大謬蓋總入隋時年已七十餘矣

徒步歸行

公自賊所竄歸鳳翔肅宗授以拾遺又有墨制許往鄜州迎家時李嗣業爲特進守邠州公便道往邠以徒步因頓

不能前進遂作此以贈李特進就借乘馬代勞往鄜州也

升注水中鹽卷

